

●张钦恩

广义图书馆教育职能论

ABSTRACT The pattern of modern generalized education broadens and enriches the intension of library's social educational functions and the functions of library education gain a wider extension. So long as the nature of public good is not changed, its educational functions will not wither away. Market economy provides it with a new development moment. 10 refs.

SUBJECT TERMS Libaray educational functions—Studies Market economy—Impacts

CLASS NUMBER G250

1 图书馆与教育

关于图书馆的教育性,1982年文化部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省(自治区、市)图书馆工作条例》虽未将它上升到“职能”高度,但其第二条图书馆的“主要任务”已明确表露了图书馆的教育涵义:“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宣传党和政府的政策、法规,向人民群众进行共产主义和爱国主义教育”,“传播科学文化知识,提高广大群众的科学文化水平”。1987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普通高等学校图书馆规程》正式提出图书馆须“履行教育职能和情报职能”,对图书馆教育职能的规定具有了法的性质。“两个职能”的确立,宛若两枚鲜明的徽识表征着图书馆的性质功用及其新时期的特点。它促成图书馆自我社会价值的新的认知,推动建立能动的、有创造力的作用社会新机制。显而易见,“两个职能”含有传承性(教育)和创新性(情报)。文献量激增、信息产业勃兴,催萌了图书馆的生存和竞争意

识,市场经济的建立更热化了这种意识。人们对当代图书馆情报化发展大趋势产生浓厚的兴趣,倾注巨大的热情,而对图书馆教育职能的发挥却显得有点漠然,甚至有所贬抑。如认为图书馆的教育职能已退居于次要位置:图书馆压根儿就未产生过教育职能,也从未出现过教育家;图书馆非宣传机构,其传统职能应不复延续,或被取代;等等。

提出图书馆的教育职能从理论到实践是否坠入“误区”?如何认识、评价图书馆的教育职能(包括对历史的、现实的和未来的审视)?在市场经济冲击下,图书馆“两个职能”会不会迳向“一明一暗”、“薄此厚彼”的倾斜?作为图书馆“神圣的光轮”的教育职能是否就此淡褪下去乃至湮然消逝,还是际会机遇、面临挑战,在新的形势和条件下继续找到它的表现形式和活动内容?凡此种种,颇值得图书馆界同仁深长思之,通过探讨和争辩求得明识、共识。

教育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前者泛指一切

增进人们的知识技能,影响和改变人的思想意识和品德,增强人的体质的活动;后者专指学校教育。就其实质而论,图书馆教育属于社会教育之一种,属于广义教育的范畴。现代社会教育包括图书馆、博物馆、报纸、杂志、电视、电影等教育媒体。它是涉及到每个社会成员及其整个人生历程,比学校教育更广大地塑造人格的教育。它具有关系到人类延续、人类未来的战略意义,已上升到与学校教育同等重要的地位^[1]。图书馆社会教育的广泛性,在于它突破空间、时间、年龄的畛域而与任何社会个体、群体随机结缘,能取得较好的社会效益;图书馆亦因此而历来被作为社会教育的重要场所而备受推崇,它与学校同享美誉是在培育人的身心健康这一含义上被认同的。列宁在论述国民教育和对教育人民委员部指示中,数次把图书馆与“成人学校”、“模范学校”、“编写教科书”等并提^[2];他写过一篇专论,把对读者的工作称为“教育工作”,高度评价公共图书馆“就是各个机关和企业的国民教育中心”^[3]。社会对图书馆的奉献也给予了热诚的回报,“图书馆年”、“图书馆日”、“图书馆周”的纪念活动说明图书馆深深扎根于人民大众的生活土壤中。

2 “新教育”对近代图书馆教育功能的催生

图书馆教育职能的形成是有其发生发展与不断演化过程的。

(1) 中国古代丰富而系统的教育思想、学术思想赋予古代图书馆以教育性内容。图书馆处于社会大系统的制约之中,不能不受到当时教育、学术思想的影响作用。中国是文明古国,教育的诞生亦为世界之先。中国古代出现过许多杰出的教育家、思想家,他们提出过诸多闪光的教育思想,推动了社会进步。超稳态的封建藏书楼历时2000年,它虽为典藏宗旨所主宰,但它也不可能与当时派别丛生、异常活跃的教育思想隔绝,不可能在图书馆

机体内就找不到一点儿与文化现象相关的教育因子。孔子提出“有教无类”;古代教育经典《礼记·学记》提出“化民成俗,其必由学”,“建国君民,教学为先”;汉代王符提出“教育为治之大本”,都十分重视教育的社会功能。儒家的伦理教育,法家的法制教育,墨家的科技教育,构成古代丰富的教育内容。古代教育思想浸染着当时的士人阶层,对当时掌管藏书的官吏、目录学家影响至深,使他们在文献整理编目中不仅注重学术性,也注重教育性,宣泄出为当时政治服务的儒家伦理说教。在这里,尤须一提的是老聃。在学术界,有人认为老子教育思想是宣扬“文化堕落”、“取消教育”;但也有学者认为,老庄道家提倡了“‘绝圣弃智’、‘无知’、‘无欲’、‘无为’”,摆脱一切束缚人的个性自由发展的自然主义教育”^[4]。老子是中国第一位图书馆长加教育家、思想家。他的教育理论、哲学思想乃是得藏室群籍完备之便,将先哲精粹加以撷采创造而成。可以推知,老子既是馆长又是勤奋的读者和馆藏文献的受益者——图书馆的教育性在他身上就展现得如此真切了然。南宋《麟台故事》有“馆阁所以育俊才”、“养育人才”的记述之语,可见封建统治阶级上层对当时国家图书馆的教育性已深有领悟。从古代图书馆身上可察知图书馆教育功能产生的本原。

(2) 中国近代“新教育”(普及教育)思潮刺激了图书馆社会教育功能的滋生。清末,启蒙思想家如张謇、康有为、梁启超等,在提出变法图强、革除时弊的同时,呼吁教育为“国家强立之基”,主张“教育立国”,进而创立“普及国民教育”、“人人必有学”的普及教育理论。孙中山的《建国方略》等著述,直接为“普及教育”、“教育平等”立论。“普及教育”的响亮口号与“启迪民智”的舆论相呼应,形成中国近代“新教育”的理论基础,它与改革时政的主张一样,成为改变现存社会制度的强大动力。社会的变迁与激荡,催促图书馆自我教育意识的觉醒,于是从旧式藏书楼中,扮演

社会教育角色的近代图书馆胎生了。此时,改良派人士已不啻注目于图书馆的学术功能,更明察图书馆的公共性宗旨和社会教育内蕴。1902年京师学堂藏书楼“端正趋向,造就通才”的办馆宗旨,1906年湖南省图书馆“劝学育才”的建馆思想,1909年清政府明令图书馆“保存国粹,造就通才”的建馆目的,说明了近代图书馆教育职能的倡导与实践已为举国上下所共识,为社会各阶层所赞同,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历史大势^[5]。

在继承民族文化教育传统和融汇西方学术文化思想的基础上,成长出一批教育家式的图书馆人(包括图书馆的领导者、倡导者、赞誉者,图书馆学者)或图书馆人式的教育家。他们的思想、言论、活动,不少涉及到图书馆教育方面。他们指明图书馆教育的意义与作用,在图书馆与社会教育的关系上肯定图书馆的价值。从老子到康梁,他们均系教育家、图书馆人集诸一身,这不是历史的巧合,而是二者有着揉为一体的内在依据。革命家、教育家的李大钊当过北大馆长。他是中国近代倡导图书馆教育的宣传鼓动家,他认为图书馆是“教育的机关”,“图书馆与教育有密切的关系”,依赖图书馆才能到达“完美教育”的境地^[6]。革命家、思想家、教育家的鲁迅,对京师图书馆的改组与建设不遗余力,恢宏业绩泽及后世^[7]。教育家蔡元培把图书馆称为学校教育的“三大支柱”之一。教育家胡适在美国国会图书馆供过职。图书馆的名家,如刘国钧、杜定友,都从事过高等教育,当过大学教授。图书馆与教育,在一些前哲身上,是这样和谐地、浑然地溶合在一起。中国图书馆事业因他们的名字,因他们的睿智、哲思、宏论,因他们深沉的挚爱、至高的礼赞、丰厚的馈赠而熠熠生辉。

3 “大教育”与图书馆教育职能的现代延拓

在以科技高速发展、人类知识总量急剧

增长为标志的信息时代,大经济、大科学、大文化、大教育已成为人们的普遍观念。大教育是越出以学校教育为主的传统,把社会教育、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囊括在内并使之达成功能互补的一体化教育体系,教育对象为全体社会成员。其教育目的、教育内容,并不限于传统的文化知识、某一专业技能的传授,而是培养人的适应社会能力的全面发展要求。大教育的主体除传统的学校外,也包括非正规教育机构、一切具有教育职能的社会机构及家庭。曾任过图书馆主任和图书馆学系教授的当代经济学家于光远,在其教育学专著中把社会教育(除学校以外的一切文化教育设施)纳入“大教育”范畴,指出“社会教育的含义就包括利用图书馆、博物馆来进行教育”^[8]。无疑,作为文化教育设施的图书馆,在大教育的体系中居于主体地位。

图书馆参与社会教育有自己的独特方式,主要是利用文献信息资源对教育对象(读者)施行知识教育和品德教育。当然,图书馆进行社会教育的主要方式不是传授,“出版社、图书馆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起传联的作用”^[9]。

从图书馆进行社会教育的目的、对象与效果看,它与大教育是相一致的:教育对象是全体社会成员;履行对社会成员的终身教育(或曰连续教育、全人生教育、全龄期教育)。这两个特点体现出图书馆施行社会教育的广义性,它包括横向(社会化)和纵向(终身化)这两个层面构成的经纬交叉的教育空间。在现代大教育的架构中,图书馆是一个不可缺少的子系统。

当代“大教育”趋势对图书馆职能强化的作用是巨大的,它发展并形成了图书馆进行社会教育的新概念(如“终身教育”、“全龄教育”)、新内容、新手段、新功能,使现代图书馆的教育职能大大地拓展和延伸。

现代图书馆教育职能的延拓有3个重要标志。

(1) 文献形式教育的革命性飞跃。现代图书馆作用于社会读者的文献传递,其量、质、手段、方式,都已演变到一个新的状态和水平。文献量剧增、非书资料比例增长,使馆藏资源空前丰富化,加大了读者利用文献的难度,也把图书馆教育职能的履行引向新的深度和广度。文献信息知识含量激增,新学科、交叉学科层出不穷,使图书馆施行以知识内容传递为主的教育活动趋于复杂化、细密化。文献传递更趋向于目的性,图书馆高度重视文献传递的针对性原则,如区分不同读者类型,情报面向特定用户,发展读者教育、读者研究等,从而更有效地发挥图书馆的教育职能。“双向选择”性加剧。图书馆“为书找人”、“为人找书”形成对读者、用户的选择,读者为“查全”、“查准”的要求产生对图书馆的选择,都比原来增强了。提高图书馆进行读者教育的主体地位、主动意识,文献信息的自然传递让位于自觉传递,加大文献利用的便利度(如扩大开架、藏阅一体),是现代图书馆的归向和走势。

(2) 现代化教育设施应运而生。由于现代图书馆的物质技术条件大为改善,具有教育内涵的一些现代化设施如多功能的报告厅、展览厅、声像室等已成为图书馆必备物质条件。图书馆凭藉这些设施开展多样化的教育活动。专题科学报告、书展、字画展、摄影展等形式,蕴含着智育、德育、美育的丰富内容,而且愈益扩大图书馆教育内涵及其对社会的渗透性。即以展览这种形式而言,有的图书馆开创读者艺术作品展,征集读者创作的艺术品,交流与鉴赏并举,密切了图书馆与读者的关系。现代图书馆的建筑与环境也极力表现出形象直观的教育意向。

(3) 重视发展培训形式的教育。源于一种现实需要、以传授某一专业知识和技能为目的的各种班次、函授、面授、讲座、座谈等,面向社会各个层面,向社会办学,旨在实现教育社会化。已有在这方面着先鞭者。如深圳

图书馆组建的培训中心根据智力开发、升学、职业、生活和娱乐等需要,注重青少年教育特点,办了国际经贸班、高级英语班、房地产实务班、办公室文员班、电脑班、广州话速成班、硬笔书法班、美国电影班、网球班,直至开发幼智的学前英语实验班、美术班,等等。这种培训开辟了多形式、多层次、多方位、讲实用、讲效益的图书馆社会教育途径,建立了图书馆社会教育新格局。它是图书馆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完美结合的一种形式。

现代图书馆的社会教育已呈现出多功能特点。

经济功能。图书馆社会教育直接面向经济建设,为生产服务。内容为:培植人们的经济价值观、经济伦理观、经济效益观;传播经济科技知识、经验与技能,传递经济科技信息、市场信息,把科技成果与生产挂钩,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

政治功能。作为社会教育机构,可以跟学校一样传递政治信息(如利用公告栏宣传党和政府的重大决策、重要活动)。社会主义型图书馆的政治教育倾向乃是其应有之义。它的社会教育政治功能内容有:传播政治观点、法律知识,帮助公民树立正确的民主观、法制观,做一个遵纪守法的合格公民。

文化功能。作为文化机构积极向社会成员传播文化观、道德观、人生观、价值观,发扬优秀的民族文化,吸取外国的先进文明成果,提高社会成员的文化素质。

科学功能。通过社会教育活动培育社会成员高尚的科学精神,用科学成就、科学人物激励他们勇攀高峰,崇尚真理,不畏艰难,大胆实践,探求进取,造就英才;传播科学知识、科学方法,提高科学人才的创造能力。

修养功能。通过传播有益于人们身心健康的精神产品和营造高雅优美的阅读环境,诱导人们修身养性,在潜移默化中培植人的高洁情操、美善品格,使人们在工余闲暇中得到一种谐美的休憩。

教育是文化的转录和承载。随着现代科学文化的发展,传统图书馆社会教育的手段、内容及功能已经改变原来单调的模式,向着多元化、整体化的方向延拓。

4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契机

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竞争加剧,竞争胜负又取决于对信息资源的获取手段。这种新的环境把图书馆导向于信息市场,而自身社会教育职能的实现就相对轻淡了。也许这是无可厚非的,因为当图书馆在市场经济初始阶段还没有完全校正自己的价值定位时,这种倾向是难于避免的。然而,图书馆作为社会公益事业并未发生质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不仅不能抛开而且还要紧紧依赖精神文明建设(包括社会教育)作为持久的推动力。图书馆的教育职能不是弱化而是亟待加强。市场经济赐予图书馆充分发挥教育职能的良机,并为之注入不同于传统的新鲜内容。

(1) 市场经济加重、凸显了图书馆提供思想动力、知识保证和智力支持的地位与责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富有首创性、探索性的伟大事业,它本身也是一门严格、系统的科学。崭新的知识体系要求人们更新观念(如树立市场观念、竞争观念、效益观念等)、更新知识。在普及、宣传、提高市场经济知识和提供理论研究文献保障方面,图书馆担负着繁重的义务与职责,它作为社会宣传教育工具的意义更明朗了。从这一层意义上说,市场经济环境中的图书馆形态,是既保留图书馆传统公益服务的内涵(本质方面),又增生了“信息服务”、“有偿服务”的新质;但不能在操作中失度,更不能以后者掩盖前者。应该看到,为市场经济提供知识保证和智力支持,无论在物质条件和服务手段方面,图书馆都有着其他社会信息咨询机构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滋润和助长市场经济健康发育的过程中,图

书馆不失为一块天然的沃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需要有各种力量(比如“文化力”)支持的宏大系统工程,它的繁荣必然伴随着与之协调配合的文化教育氛围。现代世界市场经济发展的趋势表明,拥有智力、人才资源才是真正的优势。图书馆的机遇就在于从这一事实出发,找到在社会教育方面与市场经济的“嫁接点”。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放开搞活,图书馆的社会教育必能杀出一条“血路”!

(2) 图书馆在维系市场经济伦理道德中的调节功能。市场经济在其发育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产生双重效应(正负效应)。一方面由于它建立推动生产力发展的新机制而使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大大提高和丰富化,另一方面由于市场运作机制、法律保障体系尚不完善,市场经济本身固有的动力机制即盈利性原则、追求利益倾向会侵蚀人们的思想意识,丑恶现象便随之蔓延开来。此种社会病因,诚然不能归咎于市场经济本身,我们的教育落后,社会教育功能未能充分发挥,文化引导不够有力,即精神文明建设未能紧紧跟上也是重要原因。市场经济成功的模式只能是经济加道德。图书馆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阵地,它应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积极参与和促进精神文明建设,以文献和非文献形式的各种活动,向人们进行理想、道德、法制、纪律的教育,引导人们的高尚情趣,建立正确的生活方式,发展市场经济的积极面,抑制其消极面。

(3) 图书馆对人的全面发展教育的促进作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人的高素质(政治信念、专长技能、职业道德、价值观念等的和谐发展)。市场经济本身也是一种文化,它不可能把人的品质引向畸形。图书馆被奉为终身教育场所,它汇聚的人类文明成果是进行知识扩大再生产的重要资源,应积极加以开发利用为提高劳动者的素质技能服务,为劳动者身心获得全面合理的发展服务。这是图书馆最为长远的目标。图书馆的收藏宗

旨为迎合市场需要注重实用性、直接性、短期性固有其必要,但亦不能忽视理性、教育性、知识性和反映历史趋势的原则——它迄今依然是图书馆赖以支持的根基。

市场经济的发展并不意味着人的精神生活需要的疲弱。反之,市场经济最终形成人们新的精神生活需求维度,使人的精神生活领域拓宽,精神境界更美更高雅,对知识的需求也更旺更炽烈。试以市场经济较发达的地区深圳为例。据统计,深圳市图书馆的读者已达日均4000人次。深圳青年人亦有买书癖,不少青年人每月拿出工资的1/4(二三百元)买书。在深圳社会经济环境下,产业结构不断调整,职业变动性大,求职择业机会增多,人才市场竞争加剧(全市每年人才需求量平均不低于2.5万人,仅1991年3、4月通过报纸刊登招聘人才广告的就达800家企业和单位)^[10]。知识需要更新,业务素质需要提高,适应社会能力需要增强,于是,利用图书馆自学就成为提高素质的一条便利途径。

江泽民同志在1994年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号召,“用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他响亮地提出,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和集体主义应当成为我们社会的“主旋律”。图书馆也应坚持这种“育人”原则,高扬时代的主旋律。诚然,外国图书馆的前景预测给我们以有益的借鉴和启示,但中国图书馆未必与之一起波动与浮沉,对图书馆职能的认识亦应有国情本位观念。植根于社会主义国度和民族文化土壤的中国图书馆,只

要它作为社会公益事业而存在,进行社会教育将是它永恒的职能,这种职能非其他功利性的目的所可比拟。图书馆的教育职能不仅有其传统基础,还将展示出跨世纪的魅力。它是为图书馆的发展道路证实了的历史走向。它是图书馆在变动的社会格局中不可偏离的坐标。

参考文献

- 1 王海山、王绶琨. 教育·科学·社会. 河南教育出版社, 1991:1~37
- 2 周文骏. 列宁论图书馆.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102,153
- 3 列宁. 为国民教育能够做些什么. 见: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列宁全集,第23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365~367
- 4 吴枫等. 中华思想宝库.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0:1~6,1869~1872
- 5,7 谢灼华等. 中国图书和图书馆史. 武昌:武汉大学出版社,1987:226~230
- 6 李大钊. 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图书馆二周年纪念会上演说辞. 见:李大钊文集(下).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166~168
- 8 于光远. 我的教育思想. 河南人民出版社,1991:202
- 9 同上:17
- 10 曹荣新、严书翔. 深圳人才市场. 深圳:海天出版社,1993:94~121

张钦恩 1961年武大图书馆学系毕业,现为深圳市委党校图书馆研究馆员、馆长。已发文15篇,出版专著1种。通讯地址:深圳市委党校,邮编518003。

(来稿时间:1994-07-22。编发者:刘喜申。)

